

读书点亮人生

沈忠根



上世纪60年代,有一天,年少的我无意中走进了一片狼藉的大院,满地的书籍被乱扔在地上,看着这些“宝贝”被人们肆意践踏,我心里十分难受。这些被弃之如敝屣的书籍,是我从没读过的啊!我四顾无人,赶紧蹲下去捡了几本,藏在衣襟下面捧回家。

回到家中,我紧张地锁紧大门,把还带着脏脚印的书摊在床上。这才发现偷

偷捡来的一摞书籍中,有各种专业书,还有几本文学名著和历史专著。

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我通过书籍这个奇妙的路径,知道了许多道理。那时,我就相信,只要渴求知识的心不变,只要看世界、看历史的眼睛保持明亮,时代终将走上正途。

是这包“偷来”的书,引领着我成长,并确立了我“执着、坚定、善良”的世界观。

1985年电大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工厂从事销售工作,虽然从未做过销售,但仅仅一年时间,我就读了近百本有关销售的书,像著名的《撼动人心的销售术》这本书,教会了我如何推销产品,像信函销售法,寻找与客户有共同语言的话题推销法,和共同爱好沟通法等,我迅速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,第二年,我一个人的销售业绩就占了全厂业务的40%。

读书不仅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销售员,还影响了我的一生。1988年,凭着读书赋予我的底气,我从一个销售员成为了厂长,下海掘到了第一桶金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发现打火机是一种商机,为了创业有把握,我把宝押在读书上,先后参加党校大专本科经营专业学习,参加公关广告营销培训班。读书不仅为我拓展了思路,而且积累了广泛的人脉。

1997年,打火机市场趋向饱和,我又通过考察市场,调整经营方略,决定进军纯净水市场。与此同时,我又考入天津大学MBA研究生班、苏州大学研究生班、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学习,进一步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,积聚了更广泛的人脉资源,从而为我的水产品拓宽了市场销路。

饮水思源,我的成功与读书密不可分。书是启蒙者,书是奠基石,读书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!

周进琪

小时候,我居住的新村东面有一条河,常聚集着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,在嬉笑打闹中,我们找出泥土中的碎瓦片,玩一种打水漂的游戏。每人一次机会,依次向水面掷出瓦片,以点击水面次数多,飘浮水面时间长为胜。

有一次,我找到一块两边微翘,如手掌大的弧形瓦片,弯腰跨步,找准水面角度,挥臂奋力甩出,只见瓦片飘落在水面上,连续溅起八朵水花。荡漾的水波纹,闪射出一圈圈的粼粼波光,引来小伙伴一阵夸赞声。一块块曾从我手中飞出,在水面上漂浮的瓦片,带给我童年的欢乐,也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几十年后,我又与瓦片结缘,珍藏了两块历经岁月沧桑、表面已被风雨侵蚀、来自故乡祖屋上的瓦片。那是2009年初春,母亲接到无锡亲戚的电话,告知老宅拆迁。第二天驱车赶到老家,履行好各项手续后,母亲轻轻说了声:“再去看一看老宅吧。”此刻,我知道母亲心中涌动着无以言表的伤感,尽管她已有近六十年没住在这里了,但这里是她和我父亲的婚房,

瓦片情



有她最美好的回忆。

走到老宅前面,左邻右舍都已人走楼空,全无印象中老宅的模样。眼前这一幕,不由得让我感到惆怅和唏嘘。此时,母亲伫立在一堆瓦砾旁,弯腰捡起一块瓦片,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,久久地凝视着,仿佛在搜寻其中隐藏的往事。只见她眼中噙着泪花,哽咽着喃喃自语:“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母亲的话,饱含着无尽的留恋,让一旁的我也为之动容。毕竟这里每一寸土地,都留下过母亲的脚印,这里的一砖一瓦,都能勾起她绵长的回忆。临走前,我挑选了两块完整的瓦片,留作对故乡的念想。

回到上海后,我将带回的两块瓦片做了认真清洗,并用黄绸包裹,置放在一个锦盒里珍藏。为了让瓦片更具内涵和意义,我请母亲用粗笔,分别写上“祖居之瓦”“祖居拆迁,留瓦一片,永作纪念”的内容,并签上了她的名字和日期。当从母亲微微有些颤抖的手中,接过这两块薄薄的瓦片,我顿时感到有些沉重,这已不再是普通的瓦片,而是一件蕴含着父母体温,有着特殊意义的传家宝了。

祖屋就像一本泛黄的旧书,没有等我去翻开阅读,就在眼前消失了。但树有根、水有源,不管我们开枝散叶在何处,离开故乡多久,我们也有根、有故乡。

时至今日,我为拥有祖屋瓦片感到欣慰。虽然祖屋回不去了,但血脉相连的故乡,在心中永存的祖屋,都浓缩在了这两块瓦片里了。

魏京珍

自贬是一种负能量,多为衬托他人的优秀,满足对方的虚荣心而有意贬低自己:您看我不如您,我身体不好、能力不行……总之,各方面都不行。其实,这样的行为有害无益。

屡次把自己“不行”的信号传递出去,在别人的印象中就会逐渐定义为

不要自贬

“你不行”,自己在潜意识里也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,逐渐懈怠。懈怠的结果肯定不理想,不好的结果又验证了自己“真的不行”。如此反复,每况愈下,最终自暴自弃,摆烂躺平。

自贬不是谦虚。虚怀若谷,是兼容并蓄,可使自身充盈;妄自菲薄,是自轻自贱,只能导致沉沦。所以,不要自贬。不卑不亢地交流,是对自己的尊重,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

很重很重

舒州

斜阳应该很重吧?

你看,那飞鸟驮着斜阳归巢,大概是斜阳太重了,它驮得那么吃力。双翅一翻,斜阳摔在大地上,摔得支离破碎,每条河中,每个湖里,每个窗玻璃上,一块又一块,碎的斜阳,碎的琉璃。

思念应该也很重吧?

你看,白日里没事人似的,天一黑,月亮一出来,一座座山就压过来,一道道水压过来,一个个名字压过来,压得背井离乡的人喘不过气。这一城的人呀,不及故地三两个人的眸子。

爱应该很重吧?

你看,尾生死死抱着那柱,怎么也不肯松

手,洪水如兽也掰不开他的十指。他紧紧抱的,是柱?还是爱情?

愧应该也很重吧?你看白娘子收了千年的广大神通,低眉垂峰塔下,只能如此甘作佛子。非她不能逃不能遁,是她不愿。压她的,是塔,还是水漫金山的苍生?

这个下午,有些心不在焉,好像是被什么所扰,浮着飘着,沉不进任何一件事里。书读几页放下了,画走几笔停下了,电影看几分钟关掉了,无意赏花,无心逗猫,最后不知如何虚度过去。虽然,我知道这样不好。

一颗很轻的心,和一颗很浮的心是不一样的。轻的心,是静的、逍遥自在的,无束也无缚,晶莹剔透的,清晰的。浮的心,却是乱的、不知可否的,始终被打搅着滋扰着,有些伸手不见五指。

不过,我想,热爱着什么的心,一定是很重很重的,在那样的热爱里,人可以沉得下去,而且沉得很深很久。



晏砚祺

节气的预言和现实有点儿出入,早就入了冬,然而温度一直居高不下。谓之暖冬的年头,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次,冬天不必穿棉衣,正午一身汗,总仿佛春天提前来到。今年也是如此。冬天不冷,北方人不太适应,总觉得哪里出了错。

风从耳畔吹过,淡淡的凉,不是寒,这温度让树产生了错觉,枝头点点全是含苞的春意。其实离春还早着呢,它们走错了路,真正的凛意降临时怕是要难过。云杉短短的松针,在每根枝部顶端举着一个白玫瑰般的新芽,啊,还不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呢。侧柏叶的尖端顶着淡褐色的小帽子,还是把小小的树芽藏好吧。油松大概也在困惑吧,为什么今年的休息日那么短,旧的松果还没落尽,新的已经开始萌芽。小蘗是一种灌木,秋天到时,厚厚的小叶子变得

绯红,如浸透了斜阳,如今也做出了错误的选择,顶出了小新芽。我沿着河岸行走,桃枝的新芽朦朦胧胧,蒙蒙的枝头全是点点的小红火柴头。真仿佛是春天就近在咫尺了。

而那些原本给秋天殿后的树木们今年恐怕有点遗憾、有点惆怅。这个秋天是一

晚风中纷纷坠落,但更多的叶片都在这几日里保持着绿色即掉落了。

入冬的脚步慢了,枝头留着太多秋末的痕迹。忍冬鲜红的小浆果一簇四粒,在枝节处闪烁着明媚欢乐的气息。五月时曾将芬芳溢满街道的女贞果实成熟了,似一粒粒小黑豆、小黑珍珠布满灌木丛,它们将

暖冬树语

一直站在那里,等着冬天荒凉的季节拖延之时,为鸟儿们解决暂时的饥饿。卫矛的红果子裂开,在风中摇晃,似云霞在树上开花。红宝石海棠的叶子落了,数不清的橙色小果子把一棵树变成了节日的热烈。

北方的冬天,是点与线的画面。你看

柳条在晴空下画弧线,丝丝缕缕,仍有缠绵意味。挂着红果的海棠、丝棉卫矛、红艳艳的花楸树,精致的忍冬,都是可爱的小孩子,提着那么多小红灯。女贞是黑紫色的小果子,刺柏是灰白的小球果,栗树的种子硬得叮当作响。云杉的松果是长椭圆形,油松是圆形,松果裂开,像一层层的小蘑菇垒成的小宝塔。冬天的时候,花迹了无痕,可是还有树,树在讲述着我们曾热闹过的日子。白杨的叶子飞到草丛上,要睡了,要睡了。可是钻入天际的枝条,仿佛在说着不灭的希望,如此清晰,一只长尾巴的鸟在枝头最高处不停地唱着,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而高兴了那么久。

柳条在河岸边挥别着往事,要到哪里去,要到哪里去,大地在沉沉的冬日里,要做一次长长的思考。